

海拔5318米,雪域高原上,一代代军人已坚守60多年

把青春献给查果拉

文/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柳卓楠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统筹/黄丽娜



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查果拉,海拔5318米处,矗立着全军海拔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哨所——查果拉哨所



哨所战士们在营地里修建了蔬菜大棚,种植了各种蔬菜改善伙食



营房里设有文化娱乐室,战士们业余时间可以在这里进行娱乐活动



营地的厨房里设备齐全、物资充足,战士们可以自己下厨做饭

查果拉,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但走在查果拉,目光所及,虽不至于寸草不生,却真的没有鲜花。

它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吉汝乡,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年平均气温-10℃以下,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的35%,一年中八级以上的大风天有200多天。“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才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在海拔5318米处,有一座全军海拔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哨所之一——查果拉哨所。60多年来,它傲然坚守在雪山之巅,矗立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一代又一代哨所官兵,在这里抗严寒、战缺氧、斗顽敌,用青春和热血,在荒芜之地书写着中国军人的誓言。

“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查果拉山大风雪大/山上自古无人家/解放军为哨守边疆/雪山顶上安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诗人杨星火创作的歌曲《山歌献给查果拉》,生动传神地描绘出“高原红色边防队”坚守查果拉的场景,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军旅歌曲。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羊城晚报记者来到了查果拉哨所。

首先感受到的就是缺氧。一步三喘,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和剧烈的头疼。

“虽然来西藏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来到5318米的查果拉哨所,看到周边的渺无人烟以及严酷的自然环境,心理落差还是很大。”来自江苏苏州,今年21岁的“00后”士兵邹鹏坦言,来到查果拉后最初面临的挑战就是高寒缺氧,每天都要和自己的身体战斗。

除了高寒缺氧,查果拉另一大挑战就是大风。一年365天中,八级以上的大风天有200多天。记者前往采访时正值盛夏,虽烈日当空,但查果拉依旧是寒风凛冽。在遍地黄土和冰封雪岭中,每天,在这离蓝天最近的地方,都会按时响起国歌,升起国旗。

“这里天无一日晴,风无一日停,几乎每周都要换下一面被狂风暴雨撕裂的国旗。”查果拉哨所哨长边巴告诉记者,一周换一面国旗,是对国旗的尊重,也是对祖国的庄重承诺,更是对主权的神圣宣誓。每逢老兵退伍、哨位轮换,战士们便将换下的国旗折叠好,当作纪念赠送给退伍老兵,作为哨所官兵把青春献给查果拉的光荣见证。

“90后”“00后”扛起重任

登上查果拉哨所,“这里有我们祖国请放心”几个金灿灿的大字映入眼帘。站在哨所上举目四望,雪山环绕,满目苍凉。

从1962年入驻至今,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哨所官兵与雪山为伍、和孤独作伴,始终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顽强作风,艰苦奋斗、卫国戍边。

岁月更迭,薪火相传。如今,查果拉哨所绝大多数官兵已是“90后”“00后”。而庞稚气未脱但神情坚毅的他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卫国戍边的重任。

2023年9月,来自广东潮州的“00后”士兵柯锐杰,选择参军来到了西藏。“当时我大学毕业后正在广州一家外贸企业工作,家乡武装部一个工作人员来电话,说是征兵开始了。大学时我父亲就一直希望我来部队锻炼,我也非常向往做一名中国军人,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因为水土不服,脸上长满痘疤的柯锐杰告诉记者,当时填报参军意愿时,一同报名的朋友一句“要去就去最艰苦的

地方”,让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坚定地选择了西藏,“来了以后才知道高海拔数字背后的含义”。

几乎每个士兵初来时,都会有一段反叛“阵痛期”,柯锐杰也不例外,当时每天头疼失眠且伴随着恶心。“边关边关,边就是远,关就是险。相比我的家乡,这里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每每想到这座哨所所承载的历史以及卫国戍边的职责使命,我便咬牙坚持了下来,我也感到无比的自豪。”柯锐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来到海拔高、条件艰苦的地方卫国戍边,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

永远的“查果拉新娘”

戍守边关,总有别样的辛酸。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众多哨所官兵心中,牺牲最大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妻子。在他们眼中,妻子在后方既当爹又当妈,上有老下有小,千斤重担肩上挑,还得承受相思之苦。

在当地,至今传颂着“查果拉新娘”的故事。

“在过去物质、医疗条件都不太好,士兵黄丽的未婚妻千里迢迢来连队,本来是过来完婚的,却因突发高原性疾病无法及时救治而去世,成为了雪域高原永远的‘查果拉新娘’。”边巴动情地向记者讲述道,那个时候,为防人身意外,万般无奈,亲人探亲最短的只待了3个小时就被劝下了山。

在查果拉,这样“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故事层出不穷。在道路不通、不发达年代的一个夏天,军嫂付萍来到营部探亲。此时,她的丈夫曹型明已登上哨所执勤。令她没想到的是,连日的大雪纷飞,让通往哨所的路比登天还难。眼睁睁看着山顶上的哨楼,就是上不去。付萍急得嚎啕大哭:“这是什么鬼地方?”营长赶紧打开电台,大声吼道:“曹型明,马上站到观察哨顶棚,让你爱人看你一眼!”说完,递给付萍一个望远镜。不一会儿,哨所顶上一个模糊的黑点晃了出来。“型明,我在这儿,能看到我吗?”付萍一手拿着望远镜使劲盯着丈夫看,一手用力挥动战士送她的塑料花。就这样,两个人挥着手,呼喊着,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以哨为家苦中作乐

在查果拉哨所营地的光荣传统教育基地,一面面锦旗、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历史图片,无不展示着哨所的光辉历史和发展历程。

曾经的查果拉哨所,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官兵取暖需要煤炉子,喝水要凿冰取水,吃饭常年与罐头为伴。

2019年通电网,2020年凿井通水……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大力投入,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困扰哨所官兵的“水、电、暖、供暖、如厕、娱乐”等难题迎刃而解,哨所及营地也贴心地安装了分散式供氧装备和空调。

“以前受制于交通和自然条件,我们哨所士兵很难吃上新鲜的蔬菜,如今物流公司一周两次给我们送来新鲜的食材。”边巴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哨所官兵也自力更生,尝试着在营地种植藤藤菜、上海青等蔬菜。

曾经的哨所“白天看兵,晚上数星星”,内心的孤独给官兵带来巨大的心理挑战。如今,在训练及值勤之余,每到夜晚,营地的文化娱乐室便成了士兵们放松的好去处,里面提供了台球、唱吧、象棋等休闲娱乐设施。网络的畅通,也让官兵对家乡、亲人、恋人的思念不再遥远。

一个甲子的坚守,60余年的奋斗,在查果拉这一不毛之地,一茬接一茬的官兵在雪山之巅戍边,在生命禁区创业坚守,用青春和热血浇灌出忠诚之花。

哈马斯领导人遇袭身亡会造成巴以局势失控吗?

美军时隔近半年再次空袭伊拉克民兵组织

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日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其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住所内遭以色列空袭身亡。以色列军方暂未置评哈尼亚遇袭事件。

哈尼亚是谁?为何在伊朗遇袭?巴以局势是否会因为这一事件滑向失控?

哈尼亚是谁?

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哈尼亚在德黑兰参加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的就职仪式后,7月31日凌晨在住所遭空袭身亡。哈马斯称这起暗杀事件系以色列所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经由旗下媒体赛帕斯新闻网发布声明,说哈尼亚和他的一名保镖死亡。伊朗方面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将迅速公布调查结果。

哈尼亚现年61岁,出生于加沙城沙提难民营,在加沙伊斯兰大学就读期间加入哈马斯。2006年,哈尼亚作为哈马斯第一候选人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后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任命为自治政府总理,成为巴历史上首位哈马斯总理。

2007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阿巴斯解除了哈



这是7月30日在伊朗德黑兰拍摄的伊斯梅尔·哈尼亚(中) 新华社发

尼亚的总理职务。2017年5月,哈尼亚当选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从加沙地带迁居至卡塔尔。

今年4月10日,哈尼亚的三个儿子以及多名孙子和孙女在加沙地带北部死于空袭。哈尼亚当时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他已有大约60名亲属死于以军军事行动。6月25日,

哈尼亚又有10名亲属死于以军对加沙北部的空袭。

为何遇刺?

哈马斯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哈尼亚7月30日抵达德黑兰,会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伊朗最高领

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他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伊朗国家电视台一些分析师立即指认以色列。

以色列军方暂未就哈尼亚遇刺置评。对于以色列情报机构在海外的刺杀活动,以色列政府通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以色列长期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并封锁加沙地带。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自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将近1200人死亡。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迄今造成超过3.93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色列区域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姆罗德·戈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以色列决心铲除所有参与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包括哈尼亚。以色列犹太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奥里·戈尔德贝格认为,哈尼亚离开了长期居住的卡塔尔,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认为机会已到,立即执行定点清除计划。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约哈坦·弗里曼对新华社记者说,以军对哈马斯武装人员尤其是高层领导,开展定点清除是当前阶段的重点任务,这一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今年1月2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遭无人机空袭身亡,舆论普遍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局势会如何升级?

哈尼亚在哈马斯领导层中属于温和派,比较务实,近期参与关于加沙地带停火的谈判。分析人士解读,他的遇刺身亡将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谈判产生负面影响,地区紧张局势恐怕会进一步升级。

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里说,哈尼亚遇刺是“严重升级”,意在摧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但不会达到目的。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说,这一“怯懦行为”将会受到惩罚。

以色列国防军7月30日晚发表声明说,真主党“最资深”的军事指挥官兼战略部队负责人福阿德·舒库尔在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戈伦说,以色列尚未置评哈尼亚遇袭事件,但针对舒库尔和哈尼亚的行动体现了其精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朗军事目标的能力。预计接下来将会有针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和局势在某种程度上的升级,各方应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防止蔓延到全面战争。

戈尔德贝格对新华社记者说,哈尼亚遇袭无疑令当前的紧张局势雪上加霜,但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会爆发,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会在威慑中保持克制。

称“防御性”

路透社以伊拉克警方和医疗人员为消息源报道,首都巴格达以南、巴比伦省一处“人民动员组织”基地遭到空袭,这一民兵组织4人死亡,4人受伤。

“人民动员组织”是伊拉克政府批准成立的民兵组织,大约15万人,由多支不同民兵武装编成。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驻伊拉克美军发现一些民兵武装人员准备发射自杀式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些无人机“对美军和联军构成威胁”,因而下令发起“防御性”打击。

“人民动员组织”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使用无人机发射导弹,袭击基地内两处巡逻队,造成4人死亡。

2月来首次

这是美军自2月以来首次空袭伊拉克民兵组织。

新一轮巴以冲突去年10月7日爆发后,一些伊拉克民兵组织多次向驻伊美军基地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今年1月28日,约旦东北部叙利亚边境的美军基地遭无人机袭击,3名美军士兵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方首次报告有美军士兵在中东地区遇袭身亡。作为报复,美军2月2日空袭叙利亚、伊拉克境内超过85个民兵武装目标。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6月说,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没有遭受袭击。不过,驻伊美军基地7月再次遇袭。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美军阿萨德空军基地7月16日遭遇无人机袭击,7月25日晚遭到4枚火箭弹袭击,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伊拉克政府为缓解紧张局势,就美国驻军及其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后在伊拉克的角色与美方展开谈判。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希望美军及联军今年9月开始逐步撤离,并于2025年9月正式结束行动。然而,部分美军仍有可能继续以军事顾问身份驻留。

李彦南(新华社特稿) 胡浩东(新华社特稿)

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南郊 真主党指挥官生死不明

以色列军方7月30日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旨在清除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多人死伤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军一架无人机7月30日向贝鲁特南郊人口密集区域发射3枚导弹,摧毁一栋公寓楼,另有几处建筑受损。袭击造成至少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死亡、74人受伤,一些伤员伤势严重。

以军称,这次袭击目标为黎巴嫩真

主党军事指挥官兼战略部队负责人福阿德·舒库尔,他在空袭中死亡。以方指认这名指挥官对日前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城镇迈季代勒舍姆斯遭袭事件负责。

真主党31日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的一栋住宅楼,舒库尔“当时就在这栋大楼内”,尚无法确认他是否遇袭身亡。

据美联社报道,如果舒库尔确认死亡,他将成为自2016年以来遇袭身亡的真主党最高级别指挥官。舒库尔现年62岁,行事隐秘,是真主党领导人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的军事顾问。以军指认他多次指挥真主党袭击以色列,

且主管真主党大部分先进武器。真主党成员阿里·阿马尔告诉黎巴嫩灯塔电视台,以军把目标对准平民区,“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

局势紧张

黎巴嫩看守总理纳吉布·米卡提7月30日谴责以色列对贝鲁特的“侵略行为”,指出以色列杀害平民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黎巴嫩内阁定于7月31日上午召开会议,讨论黎以局势最新情况。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雅

尼娜·亨尼斯-普拉利哈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她对此次袭击事件“深表担忧”,呼吁以黎双方“保持冷静”。

真主党政治盟友什叶派阿迈勒运动官员塔拉勒·哈图姆认为,以方最新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可能意味着黎以交战规则发生转变。

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7月3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军已准备好应对与真主党发生冲突的“任何情况”,但希望避免全面开战。

按照美联社说法,以色列袭击贝鲁特颇为少见,上次是今年1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

萨利赫·阿鲁里在贝鲁特遭无人机空袭身亡,舆论普遍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7月27日,戈兰高地城镇迈季代勒舍姆斯遭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人受伤。以色列称这是真主党所为,并决定对真主党发动为期数天的报复性打击。真主党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

自本轮巴以冲突去年10月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为策应哈马斯,持续袭击以军目标,以军则回以空袭和炮击。双方边境冲突持续至今,迫使黎南部和以北部大量边境居民疏散。